

徐
州
名
伎

关盼盼

陈月霞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盼盼 / 陈月霞 著. —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8.5
(乡土作家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4109-7

I. 关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34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89988 号

关盼盼

作 者：陈月霞

责任编辑：华 沙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印刷：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50 × 1168 1/32

字数：300 千字

印张：18

印数：1000

版次：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063-4109-7

定价：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情满燕子楼

胡存英

我和陈月霞女士是邻居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吧，所以在她的爱情小说《关盼盼》付印之前，我有幸拜读了一遍。读后令我感动的至少有两点，一是她百折不回的创作毅力，二是她为关盼盼创作了一部小说。

陈月霞女士从几年前就开始写爱情小说。但最初使用的还是传统的写作方式：一支笔，一本稿纸，从东方发白伏案，直到夜深人静时，还在苦苦地爬格子。她的字也很秀丽，但由于创作时文泉喷涌，所以就龙飞凤舞状。于是她那位擅长硬笔书法的先生，就自愿挑起了为她誊清的任务。真可谓“妇唱夫随”了。

后来，我看他们这样“操作”太辛苦了，就建议她买台电脑，使用“汉王笔”，这样修改起来比较方便。因为我也就是这样转变写作方式的。她是位“纳谏如流”的人，很快就配备了现代化的设备。但万事开头难，“设备”欺生，时而捣乱，刚写好的几千甚至几万字，瞬间就逃得无影无踪。她无奈，她叹气，甚至扬言放弃，但这一切也都是瞬间的事，转眼之间她又重新开始写作。我想读者诸君看到这里，也一定会为之动容。然而我更应当说的是，陈月霞女士为关盼盼创作一部小说，这很有意义。

关盼盼，是唐代徐州名伎。蓄伎是唐朝的一种普通现象。当时还有官伎与家伎之分。官伎是在官场活动，表演歌舞，陪吃陪喝。家伎则是官员的“私有财产”了，只供官员个人享受，有些家伎实为小妾。关盼盼原在一个名叫“虞姬歌班”的民间演出团体效力，不论官方还是个人，只要出钱去请，“班头”就派演员出去，关盼盼歌舞俱佳，出

场费当然更高。武宁军节度使张愔就是在请关盼盼到家演出之后，才与关盼盼一见钟情的。

关盼盼所以有名，不仅因为她是一位绝色美女，更由于她是当时红极彭城的著名歌舞演员。虽然身为家伎，实为小妾，却在燕子楼上与武宁军节度使张愔演绎了一幕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。她对爱情忠贞不渝，使历代文人赞叹不已。还有民间传说：关盼盼深明大义，支持张愔为国戍边；甚至凭着过人的勇敢和智慧，说服一股土匪“招安”……

因此，关盼盼无论生前身后，都有著名诗人和作家作为创作题材。其中就有大诗人白居易、苏东坡以及民族英雄文天祥。在明代冯梦龙的短篇小说集里，有一篇《钱舍人题诗燕子楼》，写的就是关盼盼。蒲松龄在他的《聊斋志异》中，也提到燕子楼和这位名伎。一位名伎引起了如此之多的文学大家的关注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关于关盼盼的民间传说。我也凑过热闹，在拙作《徐州人》一书中，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历史小说《唐代名伎关盼盼》。

关盼盼的故事早在唐朝就传入日本和韩国。白居易的燕子楼诗在日本出版，韩国甚至还建了燕子楼。可见关盼盼是个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。创作以关盼盼为题材的作品因而就有了不寻常的意义。但上述有关关盼盼的作品中，就小说体裁而论，都是短篇，没有中篇与长篇，而陈月霞女士的长篇（或曰小长篇）《关盼盼》就填补了这个空白。她为我们创作了一个内容更丰富多彩、人物形象更鲜明动人的爱情小说。

虽然在历史上关盼盼真有其人其事，但没有详情，缺乏细节。这给陈月霞女士创作《关盼盼》既带来了困难，也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，而这正是展现她文学创造力的机遇。这一点，我相信广大读者会比我更有鉴赏目光。

（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徐州市民俗学会副会长）



目 录

CONTENTS

关盼盼

1

红梅傲雪

224

关盼盼

第一章

唐贞元十年(公元794年)的梅雨季节，位于九州之一的徐州段黄河决口，大水淹没了农田村庄都市，四处一片汪洋，哀鸿遍野。

彭城南郊西南处云龙山脉地势较高，许多灾民在此避难。有人打捞水中漂浮的食物充饥；有人打捞衣服被褥晾起；官兵则打捞着尸体进行掩埋。不远处漂来了一只大木盆，里面躺着一个红衣紫裤的小女孩，几个官兵费了好大劲才将木盆勾到岸边拉了上来。

一个身强力壮的士兵把木盆一掀，落在地上的小女孩突然爬了起来，竟把大伙吓了一跳，原来小女孩只是睡着了，被人一掀惊醒了。小女孩又冷又饿又怕，浑身发抖，楚楚可怜，大伙见她眉清目秀眼波似水，左手腕上戴着一只有小铃铛的银镯子，一动“哗啦啦”的直响，着实可爱，都围了上来问长问短。

“小姑娘，几岁了？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一个人睡在木盆里？”

“我叫毛妮，今年五岁，爹娘爬上屋顶，刚把我放进一个漂过来的大木盆里，房子就塌了，他们被大水卷走了！”小女孩怯生生地说着哭了起来。

“你家还有别的亲人吗？”女孩摇着头。

“唉！这世上又多了一个孤儿。”

“我看这小丫头模样俊俏口齿伶俐，很招人喜爱，咱们关大人不是总想要个女儿吗？可关夫人一直多病总未如愿，不如送给他收养，一

来行好二来关大人有了女儿。”

“这主意好，两全其美。”

“关大人家地势高，没有被淹而且不远，咱们给他送去吧！他肯定高兴。”

关大鹏为人正直，虽然在衙门里只是个簿尉之职的小官，却人缘尚好威信极高。他与夫人正在大门外粥济灾民，看见几个官兵带着个小姑娘来到面前，奇怪地问道：“你们有事吗？”

几个人把来意刚说完，关大鹏就迫不及待得喊夫人快过来。夫人听他说明情况后，连忙将毛妮搂在怀里，心疼地问：“孩子，你几岁了？叫什么名字？愿意留下来给我们做女儿吗？”

“我叫毛妮，今年六岁，愿意做你们的女儿。”

“乖乖，这是你的乳名，有大名吗？”毛妮摇着头。

“我看你长着一双水汪汪会说话的大眼睛，目光流盼，那就叫关盼盼吧！盼盼，你一定饿坏了吧？咱们进屋吃饭去。”

“这姑娘与我们有缘，一见如故，兄弟们！谢谢你们给我送个女儿来。等大水下去空闲时，我请你们喝酒补上这份情谊。”

关夫人出身大户人家，琴棋书画颇有造诣，典型的贤妻良母，教子有方。两个儿子正读私塾，长子关江十岁，次子关海七岁，兄弟俩见到盼盼很友好，争着将好东西给妹妹。

从此，关江关海上学后，关夫人就亲自教盼盼读书写字和女红刺绣等，待到能读书写字后，又教她琴棋诗画歌舞弹唱，盼盼很聪明进步极快。

第二年的清明，春光明媚，大地一片生机盎然。

关家三兄妹去郊外放风筝，盼盼正在采着几朵苦菜花。突然，一只野兔窜过吓了她一跳，下意识地叫了一声，站起来摸着“砰砰”直跳的心口窝脸色苍白。

关海连忙赶过来，用手抚摸着她的头，嘴里反复念着：“摸摸毛，

吓不着。”

关江手中拉着风筝线也跑了过来说：“盼盼，你拉着线，我俩去追兔子给你报仇，逮不着起码也吓吓它。”

兄弟俩跑走了，盼盼手里拿着线愣心有余悸地四下看着，生怕又突然钻出个什么东西来吓着自己。当她抬头望见自己手中扯着的漂亮的大彩蝶风筝，在空中平稳飘着时，顿时忘了刚才的恐惧，心情好多了。

一会儿，旁边跑过两个放风筝的小男孩。边放边说，你看人家小姑娘，一个人都能放得那么稳，咱俩还不如她呢！盼盼听了之后心里很得意，没有哥哥们的帮助自己不是也放得很好吗！于是她又将线放出了许多。

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风筝开始摇头摆尾起伏不定，她有些心慌，连忙卷线，谁知卷快后风筝旋转起来，仿佛要一头栽下来似的。

她不由得大叫：“大哥二哥快来呀！风筝要掉下来了！”

没人应声，看来他俩跑得很远了。她知道风筝若落下来，自己不会弄的话准会刮在树上，搞不好就扯破了。看着风筝离地面愈来愈近，她手足无措不由得哭了起来。

这时，有几个人路过。看见此况，其中一个十多岁的瘦高个男孩急忙跑了过来，接过线拐跑几步退几步，左拉拉线右拉拉线，一会儿风筝就稳了下来。好玄哪，离树梢只有一人多高啦！

“谢谢大哥哥！”盼盼心存感激地说道。

那男孩没说话只是笑笑，冲她摆了摆手，匆忙追前面的人去了。她光顾风筝的安危没注意男孩的脸，只是最后正面相对时，看到他的双眉正中有颗绿豆大小的黑痣。

关江关海回来时，两人手里都捧着一大把野花，他们知道妹妹最喜欢花，所以特意为她采的。二人看见风筝还在天上稳稳地飘着很惊讶：“盼盼，你真行！刚才一阵风将许多人的风筝刮得乱转，还有几个掉了下来。我俩打赌，你准手忙脚乱把风筝弄掉下来了，没想到还

好好地在天上呢！”

盼盼原本想告诉他俩，刚才多亏一个男孩帮忙才有惊无险，现在让他一夸反而不好意思说了，怕哥俩失望觉得妹妹的确不行。

光阴如梭，转眼六年过去，盼盼十二岁了。

农历正月十五上元节的夜晚，北风阵阵，小雪时隐时现，城里火树银花人山人海热闹极了。各种花灯种类繁多，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。关家五口人一同出来观灯，盼盼披着件大红披风扶着养母。关江挑了盏黄色的鸭子灯；关海挑了盏大白兔子灯；盼盼则选了盏小巧精致的粉色荷花灯，关大鹏付了钱后，又买了几包五香瓜子分给他们，一家人说说笑笑嗑着瓜子向前逛去。

突然，前面人群一阵骚乱，有人大喊：“有贼偷东西了！快抓贼呀！”

一队官兵闻声赶了过来，小偷前面跑官兵后面追，关大鹏父子三人也参与抓小偷的行动中去了。顿时，人群像两股江水迎面相撞，道路一时堵塞起来。盼盼与养母被挤得分开了。她向前走不动往后也不行，身单力薄站不稳，费劲的护着那盏心爱的花灯。

忽然，前面一个高个子年青的小伙子，被人挤得朝后坐了下来，盼盼光顾着灯，腿却被那人绊住了，后面往前的趋势一下子把她挤倒在那人身上，灯挤灭了且不说，压成扁的也不说，更让盼盼尴尬的是，这个子小竟躺在了人家怀里起不来。对方喘的粗气吹在她的脖子上热乎乎痒痒的，尤其是那强烈的男人气息让她心跳加快。终于，小伙子一使劲抱着她站了起来，硬是挤了出去。到了一个不挤的地方才放下她。

“小妹妹，真对不起，我把你绊倒了，将灯也挤坏啦。这样吧！我买盏一模一样的灯还给你，行吗？”

看盼盼点头又说：“那我们去买吧！”

两人转来转去也买不着同样的灯，连相似的不相似的荷花灯都卖完了。小伙子看着盼盼失望至极的神态问：“小妹妹，你特别喜欢荷花灯吗？”

“我最爱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纯洁无瑕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他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头从腰间解下一块玉佩拎了起来，“喜欢吗？”

他拉着她交换了两人站的位置，这样灯光就明亮多了。盼盼清楚的瞧见了对方的脸，双眉中间的那颗黑痣不由得令她眼睛一亮，这人竟是几年前清明时节帮她放风筝的男孩，如今已长成大男人，更成熟英俊了。她刚想说我们以前见过！

突然，一个老者从人群中冲了过来，气喘如牛上气不接下气的大声说：“哎呀！我的小祖宗，你让我好找！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快走吧！老夫人急得直掉眼泪……”

老者说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拉他，小伙子急忙把玉佩塞在她手中转身离去，一会儿就淹没在人群之中。

盼盼若有所失地望着人群，后悔怎么没问他的名字，家住哪儿？

盼盼对着灯光端详那块玉佩，顿时惊呆了，天哪！这竟是朵荷花。雪白的荷花绽放着，下方是一片翠绿色椭圆曲线形边的荷叶，最神奇的是，荷叶上有块指甲大小凸处呈墨绿色，竟被精雕成一只小青蛙，张着嘴瞪着眼，栩栩如生。

这是块天然的宝玉，工匠利用色差，别开生面巧夺天工的充分发挥了想象力，雕琢出这样完美的佩件。她喜爱极了，抚摸着这块带有对方余温的玉荷花，将它贴在脸庞。

远处传来了呼唤声：“盼盼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.....”

那是二哥焦急的声音，她赶紧答应着将玉荷花小心翼翼地收藏好，然后朝着二哥的方向跑去。

她看见关海满脸是汗，在这没出九的天气里竟然如此，想必那种焦急的程度，心里很感动。自从进了关家，二哥待她比亲妹妹还亲。她

急忙掏出手帕给二哥擦汗，不然很容易着凉。

“盼盼，你没事吧？我担心极了，怕你被挤倒踩伤，那边就有个小女孩受伤了！”关海说着，还上下打量着她一番。

“二哥，我没事，你放心吧！娘没挤着吧？”

“还好，爹娘在小桥那头等着，让我和哥分头找你，找到找不到都先回到桥旁再说。”

“那咱们快去吧！省得爹娘着急。”

兄妹俩拉着手一路小跑朝小桥方向奔去。

此后的日子，关家再没有全体外出过，因为上元节回去不久，关夫人旧疾复发卧床不起，没多久就病故了，这个天大的打击，让关家每个人都痛苦万分，难以接受。

盼盼强忍着悲痛，责无旁贷地将所有家事都揽了下来。关家的收养，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，养母的去世像塌了半个天，她是唯一的女人，在这种时刻最应该回报。

于是，她模仿夫人的生活规律，起早贪黑忙碌着，将饮食起居弄得都和从前没有多大变化，从而让每个人的若失伤感减到最低度。用关海的话来说，一切没变，仿佛母亲还在似的。

关大鹏失去了爱侣，他的感觉当然与儿子们的不同。虽然盼盼用女人天生固有的母爱，给予了爷儿仨无微不至地温情呵护，可每当夜晚上床睡觉时，身边少个人只身清冷寂寞，这种落差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到的。

十几年的夫妻同床共枕习惯成自然，突然没人相伴，令他这个三十多岁正当年的男人彻夜难眠。失去了结发妻子，让关大鹏像只受伤的孤雁，彷徨徘徊不知如何打发闲暇时光。

他们夫妻相当恩爱，所以尽管妻子多病，他也没有再纳妾室。如今好友们劝他再续弦或者去青楼找个相好的解闷，他只是口头上应允心里却难以接受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男人，十八岁娶亲，十九岁有了

第一个儿子，夫人的种种好，想忘都难。

于是，他开始借酒浇愁。这个办法真灵，每天晚上喝得迷迷糊糊飘飘欲仙，什么烦恼都忘了，倒头就睡，一觉大天亮。

兄妹三人知道父亲思念母亲，心里极苦又无法替代，只有劝父亲少酌。父亲答应的挺爽，可还是照喝不误，说了也白说，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制止住。关大鹏就这样每晚必定酗酒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。

又一年上元节的夜晚。大雪纷飞，地面积雪很深，这又应了那句谚语：正月十五雪打灯。盼盼找了个借口溜出了门。雪太大，街上的人都不多却别有一番景致，人们手中的伞像一朵朵白蘑菇游来游去，提着的灯朦胧不明，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仿佛处身在虚幻的银色世界，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。

她觉得有点冷，走的匆忙竟忘了穿披风，手中的伞也越来越沉，她用力一转伞把，顿时伞上的积雪飞了出去，形成一大圈旋转着的美丽花环。

她四处寻找，寻找着心里想见的那个人，那个去年此时此地，给她玉荷花的年青小伙子。她迈着沉重的步伐，厚厚的积雪让人很难走快，外面的人愈来愈少，雪却愈下愈大，失望的阴霾也愈来愈浓地笼罩着她，不由得轻叹道：“去年此时土庙旁，又逢九天落凤郎。陪玉有价情无价，佩留人去心随去。今奴踏雪寻故友，雪灯依旧凤无踪。但愿他心似奴心，白荷绿蛙永相随。”

一件披风轻轻的从背后披在她的身上，她突然心跳加快欣喜若狂，猛一回首顿时笑容止住，面前的是关海并非那人。

“二哥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”

“你出来半天了，也没穿外套，天这么冷，雪越来越大，我能放心吗！你想找赔玉之人吧？或许人家早忘了这码事了，何必自寻烦恼。回去吧！看看手冻得冰凉，二哥给你焐焐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关海告诉盼盼，刚才媒人过来要大哥的生辰八字，接

下来就要择良辰吉日娶亲啦！盼盼说，下一步就轮到你了！关海说，他不想成亲，要娶妻除非让他自己挑才行。

盼盼沉默了，二哥的心她如何不知，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她的身上。凭心而论，二哥的确是个优秀的男人，值得信赖依靠。可他们从小太亲近，反而没有异性间的那种神秘好奇，她完全把他当成一母同胞的亲哥哥，无话不说，一天不见就像少点什么。但却不愿嫁给他，因为她的内心早已被那个赔玉的男人勾走了。

自从养母故去，关家每个人都有所改变，盼盼仿佛一下子长大成熟起来，不再是那个爱撒娇的小姑娘了；关江本来性格内向不爱说话，甚至有些木讷，如今更是寡言少语；关海原本性情豪放稳重老成，不失幽默，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准不说，如今再也听不到他的俏皮笑话，沉默多于言语；关大鹏则白天是人晚上是鬼，醉生梦死的酒鬼如同行尸走肉。夫人在亲人们的心里，是那么得至关重要，失去了她就像四季没有阳光。

花开花落又三年，十六岁的盼盼出落得更加美丽标致，上门提亲的差点踏破门槛，可关大鹏始终没应允。

关江娶亲时，原有的房屋不够分配，关大鹏就在后街给他们重新购置了一处新房，前店后坊连住带做生意。因女方是独女，继承父业经营药材，关江有岳父帮忙，自己学习管账，生意十分红火，如今又有了儿子，一家人过得很快乐。

一年前，关海考进了衙门做捕快，这是他从小的愿望。十八岁的俊小伙，有许多人托媒提亲，可一提此事，他就生气。

关大鹏心知肚明，小儿子喜欢盼盼非她不娶，两个孩子从小相处极好，不曾口角过，可谁都看的出哥有心妹无意，关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单相思。他曾告诉过父亲，盼盼早有了意中人，就是几年前买灯不成拿玉赔的家伙。所以这事就难办了，养父总不能逼着养女做儿媳吧！俗话说：强扭的瓜不甜，硬给撮合在一起的话，这日子能过得

舒心吗？为此，关海埋怨爹不出面帮忙，因而不愿回家，说见到盼盼总是想入非非，心生烦恼很痛苦，只有在外忙忙碌碌才能忘记一切。

关大鹏心想，若夫人还在，今天这事就迎刃而解了，盼盼与夫人感情极深，对她的话一贯唯命是从。夫人临终之际，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别委屈了盼盼，后来夫人咽气，盼盼伤心得昏了过去，他一想起这些心里就特别难过。

人们都说，这小孩子吃谁家的饭，长大就像谁家的人，可不是吗！盼盼真有几分夫人年轻时的模样。以前晚上都是夫人等门，如今换成盼盼，他好几次回家甚晚，迷迷糊糊的还认为是夫人呢！仔细看清原来是盼盼。

这天，是夫人的忌日。关大鹏收工后，坐在小酒馆里要了盘花生米、豆腐干、酱牛肉和一壶酒，想起往事历历在目，心中好生悲伤，不知不觉又喝多了。他望着天上两个月亮旋转着，便奇怪地问店小二：“今晚的月亮怎么那么多？还相互追逐着真有意思！”

店小二乐弯了腰说：“关大人真逗，天上还是一个月亮，你老人家酒又喝高了，产生的错觉。”

关大鹏摇摇晃晃地拐来拐去，终于找对了家门。晚风阵阵凉爽宜人，他却浑身燥热，脱去外衣还是觉得热，天旋地转，望见大门口月光如雪，还以为是床趴下就睡了。

盼盼洗了澡洗了头又洗好了衣服，还是不见养父归来有些着急。看着一轮皎月如洗，不由得又拿出玉荷花来抚摸，猜想着它以前的主人这时在干什么？是否已成婚娶妻有了儿女？是否还会想起他曾经赔玉的小姑娘？如今已是楚楚动人的美娇娘。

她一想到关海，心里就很内疚，二哥的情意她如何不知，只是不想伤害他而装憨装傻，她爱二哥似亲人没有其它想法。

大家都认为她心中有人，其实也不完全那样。这么多年，她终于想通了，男女之间的事要讲缘分，如果有缘他们还会相见，无缘相见

留下的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她对着明月轻吟道：银月铺白露，金风舞秋凉；往事忆多少，嫦娥思春长。此时君何在？好觉入梦乡。相逢知何日，玉终落谁家？

她听见外面有动静，连忙去开门。

关大鹏看见一个女人长发湿垂明眸皓齿，仿佛仙女下凡，正轻声呼唤推揉着他，这是妻子年轻时的模样。于是，他在对方的搀扶下乖乖地爬起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屋上了床。盼盼为他除去鞋袜外裤，又将事先备好的解酒茶递上，可他身体晃悠口总对不准杯子，盼盼扶住他的头送茶入口。

关大鹏朦胧之中，望见娇妻面如桃花，弯下腰来酥胸微露，忽觉得热血沸腾欲火中烧，猛得搂住佳人按下求欢，对方大喊大叫拚命挣扎的模样，反而让他更加冲动兴奋，便用更猛烈的激情回报了对方。

第二天上午，关大鹏醒来看见太阳已经二丈高，很奇怪盼盼怎么没喊他，衙门里还有很多事要办呢。他急忙翻身下床却发现自己下体裸露，心里纳闷他不习惯裸睡呀！

忽然，看见床上多了几处紫红色的花朵，更加奇怪。低头细看再用手一摸，不是绣花倒像血迹，慌忙寻找身上的伤口。发现四肢果然有许多抓痕，可这些红条印绝不会血滴成花状的，努力回想昨夜情景，可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。

他赶忙穿好衣服去找盼盼问个究竟，可盼盼的房间插着门，怎么也敲不应，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哭泣声。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极其不安。难道是自己酒后乱性？不可能啊！他很理智从未对任何女人产生邪念，何况是自己的养女爱她犹如己出。

他不敢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连忙去找仆人。一个男仆说：“老爷，王妈与小玉娘俩不是回家喝喜酒了吗？昨天早晨，她俩给您请假后才走的，您这么快就忘了？她们午饭前就回来。”

关大鹏想起来了，的确有这么回事，顿时心沉了下去，整个院子

只有盼盼一个女人，种种迹象看来他造孽了。天哪！他如何面对盼盼？又如何跟儿子们解释？这种事又如何能解释得清！

一个养父毁了养女的清白，她一生都将难以抬头，而自己面对众人悠悠之口，又该怎么做人？更惭愧的是，他辜负了夫人的嘱托，亲手折断了关家辛勤培育出的一朵鲜花，她今后还怎么嫁人……

盼盼终于出来了，因为王妈小玉回来后，说老爷在屋里插着门一直没动静。

她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，急忙让大家把养父的门撬开。眼前的情景让她惊恐万分，养父果然早已身亡，桌子上有一包打开的老鼠药，只剩下少许粉末。

她大声地哭泣着，眼前这个让她曾经尊敬爱戴并抚养她长大的人，给了她这个世间最快乐的生活和最完美的父爱，而恰恰又是这个人醉酒之后夺去了她的清白，令她落进无底深渊而万劫不复。如今养父以死来惩罚自己，令她的怨恨也随之减轻。

凭良心讲，养父对养母忠情专一是个好丈夫；对儿女们有责任心是个好父亲，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好人，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失，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她真不知该恨养父恨酒还是恨自己？更不知道养育之恩与清白之身孰重孰轻？她的心里脑中一片空白。

官府得到报案，速派人勘查现场，仵作验尸取证确认服毒自尽，可凭白无故寻死，令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关海公差在外不知归期，许多人为关大鹏之死而叹息可惜，有人猜测可能是过于思念夫人而一时想不开。

彭城县令是个小肚鸡肠之人，本来一直嫉妒关大鹏职位比他低，威信却比他高得多而心中不快，后来又因儿子看上盼盼，去提亲未允而耿耿于怀，觉得关家不买账，让他尽失颜面。平日里找不到茬，现在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，他窃窃暗喜天赐良机。

于是，趁关海不在关江无能，盼盼一个人孤独无援，愣说盼盼身为